

日本學者研究

中國史論著選譯

歷史的發現

第三卷

上古秦漢



2 059 7478 4

劉俊文 主編
黃金山 孔繁敏等譯

日本學者研究
中國史論著選譯

第三卷
上古秦漢

中華書局

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

第 三 卷

上 古 秦 漢

劉 俊 文 主 編

黃 金 山 孔 繁 敏 等 譯

*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24 印張·4 插頁·528 千字

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—4000 冊 定價:40.50 元

ISBN 7-101-01172-1/K·488



貝塚
茂樹



宮崎
市定



白川
静



伊藤
道治



松丸 道雄



宇都宮 清吉



増淵 龍夫



古賀 登



影山
剛



加藤
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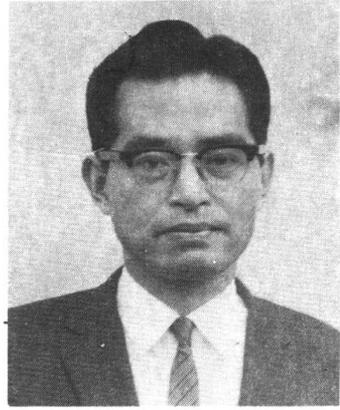
佐藤
武敏



濱口
重國



木村
正雄



守屋
美都雄



西嶋
定生



尾形
勇



永田
英正

目錄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關於中國聚落形體的變遷 | 宮崎 市定 (一) |
| 由宗教方面所見的殷代幾個問題 | 伊藤 道治 (三) |
| 關於殷末周初的東方經路 | 貝塚 茂樹 (五) |
| 周初殷人之活動 | 白川 靜 (二三) |
| 西周後期社會所見的變革萌芽 | 松丸 道雄 (二五) |
| 說春秋時代的縣 | 增淵 龍夫 (二八九) |
| 《管子·弟子職篇》探研 | 宇都宮 清吉 (三四) |
| 盡地力說考 | 古賀 登 (三五) |
| 漢代的國家財政和帝室財政的區別及帝室財政一斑 | 加藤 繁 (二九四) |
| 踐更和過更 | 濱口 重國 (三六九) |
| 西漢的鹽專賣制 | 影山 剛 (四一〇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漢代絲織品的生產形態 | 佐藤 武敏 (四九四) |
| 漢代民間秩序的構成和任俠習俗 | 增淵 龍夫 (五二六) |
| 父老 | 宇屋 美都雄 (五六四) |
| 武帝之死 | 西嶋 定生 (五八五) |
| 劉秀與南陽 | 宇都宮 清吉 (六一八) |
| 居延漢簡所見候官試論 | 永田 英正 (六四六) |
| 中國古代專制主義的基礎條件(節譯) | 木村 正雄 (六八二) |
| 漢代的「家人」和君臣關係 | 尾形 勇 (七一九) |

關於中國聚落形體的變遷

宮崎 市定

一 上代的邑國與漢代的鄉亭

我個人相信中國古代存在着都市國家，迄今為止，曾數度發表這種觀點。但是，我的中國都市國家論，並不僅僅限於春秋時代那種龐大的都市國家，而且也與大都市國家賴以成立的基礎——一般聚落形體有着必然的聯繫。如果讓我在文章開篇先介紹一下結論，那就是都市國家的成長，必須以高度發達的集村型聚落形體為前提。這是一種合理的解釋，而中國古代的聚落形體不正好是這樣一種集村型的典型嗎？

在既無都市國家經驗，又幾乎見不到發達集村型聚落的日本，每當以都市國家作為問題進行研究時，總是容易招致意想不到的誤解。都市國家這個詞，勿庸介紹，是來源於希臘語的 *polis*，起先被譯作英文的 *city state*，後來就原樣被音譯成了日語。這個譯法不太恰當，我們很難根據這個譯語討論它的實態。例如。講到都市這個詞，其意思並不是特別指商業都市。講到國家，原則上也並非是指具有廣大領土的組織。我們必須通過對都市國家的直接觀察，以探究其實態。關於這一點，對我們來說

最值得參考的，是已故坂口昂博士所著《世界中的希臘文明潮流》第二七頁以下，對西方都市國家性質的說明一節：

在意大利東海岸，從巴里到倫巴第，在西海岸山青水秀的那不勒斯灣，從那不勒斯市到龐貝城遺蹟，到處都散佈着既有一定間隔，又是相互連續的都市羣。這種都市羣是古代都市國家並立的最好例證。總而言之，現在的那不勒斯市，作爲今天所能見到的古典世界少見的大都市，是一個例外。而其它市的人口大約在一至六、七萬之間，如果乘火車旅行的話，每開出二、三里路，就會看到一個繁榮都市的存在。在這些都市之間的丘陵、水旱田地裏，橄欖樹繁茂，葡萄豐實，豆麥秀青，其中除間或有工人居住的少數小屋外，看不到任何居住村落。那麼，農民們居住在什麼地方呢？他們都居住在各自的市中。如果人們早晨或是傍晚來此地的國道旅行的話，就會看到這樣一種景象：農夫們趕着馬車，車上裝載着農具，早晨成羣地由市中出去，傍晚則向市的方向回歸。在這種地方之所以散佈着爲數衆多的市，而且各市的人口也比較多，其主要原因並不是由工商業者人口造成的。造成這一現象的最大原因，是幾乎全部的農民都遠遠離開各自耕作的田地，而居住到了市中。大概南歐的地主和農民們意識到了都市生活對他們的重要性，認爲這種生活對他們來說一日不可或缺。每到傍晚，他們必定邁出家門，到市中的散步道去逍遙閑逛，到經常出人的咖啡店，與朋友鄰人等談笑嬉玩。就在這等的交流過程中，常常也就開始了與他們身份相應的所謂政治運動。

通過以上的說明可知，所謂都市國家，其原始意義並不是以雅典、克里特等爲代表的那種大國

家，而是指被稱作集村型聚落的一個個聚落，這就是典型的都市國家。

在中國，談到「國」這個詞時，其內涵所指也是有所不同的。有的是指如戰國七雄這樣的強國，有的則是指封建領主的封土。例如在漢代，當把與郡或縣面積幾乎相等的地域賜予封建領主時，其封地也稱作「國」，可以想象，這類性質的「國」，其地域是很難寬廣的。但是，「國」的概念，原本好像並沒有這麼大，例如《戰國策·趙策·襄文王》下云：

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，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，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。

這裏的所謂萬國，不言而喻，只不過是形容數量多，而數量多同時也就意味着其形制小。所謂三百丈之城，是指周圍三百丈。即一個正方形的城，一面長七十五丈，約合現在的二二五米。其大小雖然只相當於一個普通的運動場，但這樣的城纔是本來意義上的城，亦即古希臘式的城堡。其下有比它大十倍左右的城下鎮，城下鎮的周圍有城郭迴繞。城下鎮的居民有三千家，如果以一家五口計算，則有人口一萬五千。可以說這就是最大的國了。

上古時代的中國，萬國是實際存在的。中國人的傳統看法認爲，國的數量是逐步減少的，其代表性觀點是《續漢書·郡國志》序中梁劉昭的原注，他引用皇甫謐的《帝王世紀》，講夏朝禹王時有萬國，但到了殷初則剩三千餘國，周初有一千七百七十三國，春秋初年有一千二百國。其數量就是這樣一步步減少的。劉昭一方面照抄不誤地引用了《帝王世紀》的材料，一方面又對春秋時期有一千二百國的說法表示懷疑，他自問道：實際上，不正如《漢書》所說的那樣，只不過有數十國而已嗎？不過，這個數字

來源於對國的定義的不同理解，它是僅按照生存競爭獲勝而保留下來的獨立國數目來數的呢？還是連失去獨立的附庸國也一起數上了呢？數法不同，其結果也就有顯著的不同。在中國古代，存在着衆多的「國」，而且越往古代數，保持獨立的國數量就越多，這種說法應該予以承認。然則，這種古國在漢代社會中又留下了什麼痕迹呢？我之所以提這個問題，是因為運用以漢代遺迹爲線索，上溯更遠古代的研究方法，是最有效果的。

如前所述，國的名稱，到漢代依然殘存着。賜予封建諸侯的廣大地域雖然名之爲國，然而面積並不相同，有的與郡相同，有的和縣相當。古代國名原封不動地作爲漢代國名而保存下來的，有陳國、魯國等大國，不是以國名，而是以郡名殘留下來的有魏郡，作爲縣名而殘留下來的則有上蔡縣、南頓縣等，最後這類例子最多。

漢代在縣以下更小的地域區分單位，有鄉、聚、亭等名稱。而上古時代的國名以這些地域區分之名而殘留下來的不少。對此問題具有史料價值的，是《續漢書·郡國志》、《漢書·地理志》。反倒沒多大作用了。原因是《漢書·地理志》成書的後漢時代以前，上古時代的聚落沒有發生過大的變化，而是原樣不動地保存下來了。這樣，人們就沒有興趣回過頭去追尋其沿革變化。與此相反，後漢末期的社會大動亂，給過去的聚落體帶來了根本的破壞，《郡國志》及其注裏顯示，晉、南朝梁時期，上古時代的聚落作爲廢墟而殘留下來的頗多，這就使人們迫切地感覺到有必要記敘歷史地理方面的沿革變化。《續漢書·郡國志》中，縣名之下記載了鄉、聚、亭或城的名字。在本注和劉昭注裏，則記載了它們是上古時

代、主要是春秋時代某國的後身，這種例子很多。今作一覽表如下：

| 所在郡名 | 所在縣名 | 鄉聚亭城名 | 古 | 國 |
|------|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|---|
| 左馮翊 | 臨普 | 芮鄉 | 古芮國 | |
| 穎川 | 父城 | 應鄉 | 杜預曰應國 | |
| 汝南 | 期思 | 蔣鄉 | 故蔣國 | |
| 梁國 | 寧陵 | 葛鄉 | 故葛伯國 | |
| 東郡 | 白馬 | 韋鄉 | 杜預曰古豕韋氏之國 | |
| 濟北國 | 蛇丘 | 遂鄉 | 古遂國 | |
| 北海國 | 即墨侯國 | 棠鄉 | 杜預曰棠國也 | |
| 東萊 | 掖侯國 | 過鄉 | 故過國 | |
| 南陽 | 章陵 | 上唐鄉 | 前志曰故唐國 | |
| 河南尹 | 維陽 | 上程聚 | 古程國 | |
| 鉅鹿 | 下曲陽 | 鼓聚 | 古翟鼓子國 | |
| 河南尹 | 梁氏 | 號亭 | 號叔國 | |
| 河東 | 皮氏 | 冀亭 | 杜預曰國在縣東北 | |
| 所在郡名 | 所在縣名 | 鄉聚亭城名 | 古 | 國 |
| 汝南 | 西平 | 柏亭 | 故柏國 | |
| 汝南 | 弋陽侯國 | 黃亭 | 故黃國 | |
| 汝南 | 褒信侯國 | 賴亭 | 故國 | |
| 梁國 | 穀熟 | 邳亭 | 古邳國 | |
| 山陽 | 昌邑 | 甲父亭 | 杜預曰甲父古國名 | |
| 樂安國 | 壽光 | 灌亭 | 古灌國 | |
| 北海國 | 平壽 | 寒亭 | 古寒國 | |
| 東萊 | 黔陬侯國 | 介亭 | 杜預曰號介國 | |
| 上党 | 壺關 | 黎亭 | 故黎國 | |
| 河東 | 大陽 | 虞城 | 杜預曰虞國也 | |
| 弘農 | 陝陽 | 焦城 | 故焦國 | |
| 北海國 | 平壽 | 樹城 | 杜預曰古樹國 | |

接下來歸納這方面史料的有《水經注》。《水經注》的各處都注意到了縣、鄉、亭等是古代的邑。國這一事實。現在，檢其重要的材料可列表如下。不過，因為縣的例子太多，這裏就省略了，只取鄉、亭的名字。除此之外，記載某城乃故某邑國的例子也甚多。

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-|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|
| 鄉亭名 | 涂水鄉 | 微鄉 | 邱鄉城 | 苗鄉 | 戚鄉 | 冀鄉 | 號鄉 | 胙鄉 | 周首鄉 | 詩鄉 | 戲鄉 | 宛鄉 | 沙陽鄉 | 顯間鄉 | 介鄉 | 江亭 | 蒲城 | 祭城 | 須胸城 | 邗城 | 朝歌城 |
| 故邑國名 | 晉大夫智徐吾之邑 | 魯邑 | 昭伯之故邑 | 故周之苗邑 | 衛之河上邑 | 古之冀國 | 故號公之國 | 故胙國 | 魯周首邑 | 春秋之詩國 | 戲邑 | 鄭大夫宛射犬之故邑 | 故沙隨國 | 邾邑 | 故介國 | 江國 | 故衛之蒲邑 | 鄭大夫祭仲之邑 | 故須胸國 | 故邗國 | 本沫邑 |
| 《水經注》卷數·水名 | 6 洞過水 | 8 濟水 | 24 汶水 | 4 河水 | 5 河水 | 6 汾水 | 7 濟水 | 8 濟水 | 濟水 | 濟水 | 19 渭水 | 22 濮水 | 23 陰溝水 | 25 洙水 | 26 膠水 | 30 淮水 | 濟水 | 濟水 | 濟水 | 9 沁水 | 9 淇水 |
| 鄉亭名 | 孤竹城 | 杜伯國 | 密部城 | 陳城 | 濮陽城 | 郟陽城 | 滑台城 | 郟城 | 郟城 | 瑯城 | 向城 | 燕城 | 羊角城 | 高魚城 | 穀城 | 紀南城 | 白城 | 宛城 | 鄆城 | 棠谿城 | 郟城 |
| 故邑國名 | 故孤竹國 | 杜伯國 | 故蕃邑 | 故陳國也 | 故衛也 | 故有莘邑 | 故鄭廩延邑 | 郟伯之故國 | 晉大夫詹嘉之故邑 | 周向國 | 南燕媯姓之國 | 衛邑也 | 魯邑也 | 春秋穀伯綏之邑 | 楚之郢都 | 楚白公勝之邑 | 故申伯之都 | 古鄆子國也 | 故房子國 | 楚別邑 | |
| 《水經注》卷數·水名 | 14 濡水 | 19 渭水 | 渭水 | 22 沙水 | 21 瓠子河 | 4 河水 | 5 河水 | 6 汾水 | 汾水 | 7 濟水 | 8 濟水 | 瓠子河 | 瓠子河 | 28 沔水 | 沔水 | 30 淮水 | 31 清水 | 31 清水 | 31 濯水 | 34 江水 | |

城這個名稱，到了漢代大約具有兩方面的意義。《續漢書·郡國志》裏，說到郡國有多少城時，指的是縣城。但在縣條下說到某城地名時，則是指比鄉小，與聚或者亭規模差不多的聚落。因此，我們從以上《續漢志》和《水經注》的記載中，可以想象得出，上古時代的邑國，到了漢代而作為縣、鄉、亭等聚落存續下來的很多，而且這些聚落是上古時代的邑國自不必提，即使到漢代，單單變成了聚落區分之後，也可以想象其周圍仍建有城郭。不，不僅祇是上代邑國的後身聚落是這樣，就是一般的漢代縣、鄉、聚、亭，好像其周圍也有城郭迴繞。這個問題對於當時的聚落區分、行政組織等具有重要意義，這一點準備在下面加以敘述。

二 鄉·亭與城郭

我曾經在《史林》雜誌第二十一卷第二號上刊登過一篇讀書劄記式的雜錄，其中的第三部分論及了「漢代的鄉制」。這篇小短文是我留學法國時，將平素的想法匯集整理倉促成篇的，故難免給人以不充分的感覺。打那以後，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又有許多成果問世，僅我手頭就有《東亞人文學報》第一卷第四號上小畑龍雄的《關於漢代的村落組織》、《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》第三上松本善海的《秦漢時代亭的變遷》、《史學雜誌》第五十八編第六號上曾我部靜雄博士的《關於都市里坊制的形成過程》、《東洋史研究》第十四卷第一號上日比野丈夫的《關於鄉亭里之研究》、最近出版的《鹿大史學》第四號上增村宏的《晉南朝的符伍制》等，漢代的聚落形態由此已經很明朗了，至少也可以確認，問題的所在

點更爲集中了。

那麼，在這裏我之所以就同一個問題再次執筆作文，是因為我認爲上記諸研究忽視了我前面曾指出的一個研究方向。那就是他們沒有考察這樣一個問題，即漢代的鄉與縣是同性質的，所不同的祇不過是形制比縣小而已，在鄉的周圍，也有城郭環繞的事實。而且我相信，祇有通過對這一事實的深入探究，所謂漢代鄉制的問題，纔能更進一步清晰明朗起來。

我在前面的論文中，祇不過引用了《漢書》卷八十九《朱邑傳》的材料，敘述了他的故鄉舒縣桐鄉有郭存在。實際上同樣的例子很多，並由此可以得出漢代的鄉、聚一般都有城郭的結論來。不，不僅祇是鄉、聚，就是對於亭，也可以這麼說。我認爲，漢代的鄉、聚、亭中，很多是上古時代都市國家的沒落遺跡，它們的周圍都圍繞着城郭。爲了方便起見，下面我準備通過《後漢書》和《水經注》的材料來證明自己的觀點。

先講鄉。《續漢書·郡國志》裏，屢屢可見某某鄉城，如魯國的郛鄉城、泰山郡的龍鄉城、濟北郡的鑄鄉城、山陽郡的茅鄉城、南陽郡的豐鄉城等。這些都是原本是鄉，後來變鄉爲城，所以就改名爲某鄉城。既然稱之爲城，不用說是擁有城郭的。反過來，濟陰郡的鹿城鄉，則是擁有城郭的聚落新昇格爲鄉之後所獲得的名稱。

同樣，《續漢書·郡國志》的注中分別說明，河內郡的原鄉叫原城，河東郡的耿鄉叫耿城，山陽郡的梁丘城叫梁丘鄉。又《後漢書》卷一《光武本紀》中有南陽郡的春陵鄉、南郡的津鄉，並在注中記明其